

皇  
明  
從  
信  
錄

皇明從信錄卷之七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丁巳

洪武十年

正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錄注。即令赴任。聞久駐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于人。費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當選官。淹滯在京者。輒經歲月。費無算。遂疏爲醫卜。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不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車送之。著爲令。

初。盡罷臣之道。嚴賦吏之誅。蓋並行而不并立也。淹於候選。困於道途。厚節儉。積廉。實。不。在。也。

可勝誌旋  
致發矣

二月宋濂辭歸。瀕行，賜楮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后賜衣二襲。上諭曰：朕最慎于賞，嘉卿忠誠，故以賜卿。今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上復囑曰：大江漲不可行，宜循內河至家。仍命使護行。既抵家，上表謝恩。後歲一來朝，上謂省臣曰：士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復役其家，與民庶無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任官有田土者，輸租外悉免役。著爲令。三月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與

聖祖精于天文皆由  
體驗而得  
非窮故聞

籍黃麟考功監臣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上曰  
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  
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  
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於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  
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  
此觀之則是右旋。

四月鄧愈沐英等破番部川藏覆其巢穴窮追至崑崙山  
斬首不可勝計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牛羊十三萬。命  
監察御史李鐸往誠意伯劉基家取其觀象玩占天文諸  
書先是基子璉遵父命收諸書藏藏石室中伺服闋上進

以人合天  
以明乎幽  
一理貫數

及鐸至，璉即悉取出送官。從鐸赴闕，言其父遺命。止書  
欲官之，璉以未終制辭。甫釋服，即除考功監丞，尋兼監察  
御史。復擢江西參政。○始定天地合祀之典。

先是郊祀一如周禮。冬至祀天于圓丘，夏至祀地于方  
丘，行之既久，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上因覽羣議，歸  
於衷，謂天地猶人父母，爲子之逆，致父母異處，安得爲  
孝。乃探古明堂遺制，即圓丘之舊，建爲崇宇，名曰大祀  
殿，并列合祀。六宗之神，各祭壇，  
以從焉。每歲正月擇日行禮。

五月，韓國公善長曹國公文忠、總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  
同議軍國重事。○誅戶部主事趙乾，勅中書省臣曰：「營制  
漸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  
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

賑濟民飢死者多矣。夫民飢而上不卹，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卹吾民者。○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入辭。上諭之曰：近日山東王基不務正論，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今汝等出巡，事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列，勿事虛文。凡爲治以安民爲本。汝等當詢民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務得民情，惟專志以立功。勿要名以取譽。朕深居九重，所賴以宣布條章，申達民情者，皆在汝等。其慎之。○秋，南番澹巴國人貢賜以金幣。

按淡巴在西南海中，景秀地廣，泉甘而水清，草木暢茂，高產其器，不滅瓦屋。王乘輿官跨馬，頗有威儀。國人

生極藝。綴續抱布。男女咸務。常業。亦有交易。野無冠。簪。上矣。

九月免浙江秋糧。以去年水災故也。○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籍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冀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待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富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順天命。不敢故耳。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旣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爲勉。朕無憂矣。○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

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以曾秉政爲通政使○宋濂來朝  
越十四日見于端門上見大喜自是日侍上遊恩禮  
備至

十月新建社稷壇成先是禮部尚書張籌奏天地社稷宗  
廟崇極之禮一也書稱成湯禋禘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  
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後世列爲中祀失所以崇祀之意  
至唐升爲上祀國初仍列中祀臨祭之日或具通天冠絳  
紗袍或以皮弁行禮制未有定今旣考用唐制右社稷左  
宗廟有事社稷則奉仁祖皇帝配其禮重矣宜申爲上  
祀共見服以祭上是之至是行奉安禮上見服乘轎



百官具祭服詣舊壇以遷主告。○觀心亭成。上臨幸召  
宋濂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爲難。况有事於天地宗廟社  
稷，尤用祗惕。是以作此亭，卿爲朕記之，傳示永久。○改作  
大內宮殿成。

其制：闕門曰午門，翼以樓觀，中三門，東西爲左右掖門。  
午門內曰奉天門，門之左右爲東西角門，內正殿曰奉  
天殿，上御之，以受朝賀，殿之左右有門，五曰中左門，  
右曰中右門，兩廡之門，左曰文葆，右曰武接，奉天之後  
曰華蓋殿，華蓋之後曰謹身殿，殿後則後宮之正門也。  
奉天門外兩廡之間有門，左曰左順門，右曰右順門，左  
順門之東爲東華門，內有殿曰文華殿，東宮視事之所  
也，右順門之西爲西華門，內有殿曰武英殿，上齋戒  
時所居也，制度皆如舊，而  
稍加增，益規模，益閭壯矣。

上諭李善長等曰：人君聰明雖得于天性，然物理必察，識

而後知人情必諳練而後熟若臨事不熟驟然斷決恐未盡善既行之後覺其非而欲改之妨事已多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啓事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後政事啓于東宮者卿等二三大臣更爲參決可否○置神宮監天地壇祠祭署及皇城門各設內使令丞正副品級有差○衛國公鄧愈卒

如其人如  
其人

自河州班師至壽春念以疾卒計聞上哀憫遣封亭河王蓋武順車駕臨奠親擇視葬地命配享太廟仍肖像祀于功臣廟念容量宏偉沉毅謙恭慎密臨敵而不懼有大功而不矜禮賢下士寬惠愛人所屬望德宣城徽嚴饒撫南昌襄陽入郡之民皆懷其德

封沐英爲西平侯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襲○鄧愈

事漢真征高麗被執不屈死之

真鳳陽人國初從來義以忠勇被遇有功歷官都督至是征高麗被執而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不從王怒欲兵之真大罵曰夫虜爾害我我主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肯汝屈耶即抽刀誅心示必死王大懼遣使入朝謝罪并歸真從行軍上上曰真忠危難乘意不屈忠節可嘉遂封樂浪公謚忠襄表其節曰班超萃將志邁雄師時真子瑛生甫數月即襁褓中封為西梁侯以報真功

四川松藩等處蠻寇為亂命御史大夫丁玉為平羌將軍帥師討平之置松江衛戍守

十一月合祀天地于奉天殿○皇孫允炆生

十二月復守謙靖江王徙雲南尋安置鳳陽

戊午 洪武十一年

正月上謂廷臣曰古者治天下必廣聰明以擴壘蔽。今布政司即古方伯之職。知府即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練官曠職。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來朝。使識朝廷治體。以警其玩愒之心。且以詢察言行。考其治績。以觀其能否。苟治効有成。即爲賢才。天下何憂不治。○進封湯和信國公。○改封吳王爲周王。○杭州護衛。○給朝參文武百官牙牌。懸帶出入以防奸偽。○北平有警。命信國公湯和率列侯韓政郭興俞通源。○彬等練兵臨清。以聽調遣。

二月戊申祭大社。大稷。前二日詣奉先殿告仁祖淳皇帝。

配祭日陳設大社在東大稷在西俱北向。淳皇帝在東而向。○議減鹽價。

三月河間府知府楊冀安等考績入朝。上命吏部曰。各官來朝宜課其殿最。第爲三等。以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爲下。不預宴。序立于朝。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禁奏事關白中書省。○命太子正事。桂良彥爲晉王右傅。○上諭吏部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士。資格者爲常流。設非爲賢才。設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文煥自西安府知府。費震自寶鈔提舉。俱

擢爲戶部侍郎其餘九十五人悉量材超擢郎中知府知州等官

四月以朱夢炎爲禮部尚書○命江陰侯吳良督造皇堂于陵所 上以前所製 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乃親製 皇陵碑備述昔日艱難以示後世 上徵時同里有劉繼祖者常助其不給且與善地葬 皇考妣即今皇陵也及 上得天下念劉欲報之而劉已亡矣追封其義墓 妻婁氏爲義惠侯夫人親撰誥文具道其事仍親撰祭文遣官祭之○元嗣君愛猷識理達剌祖子脫古思

秋康遠武臣子讀書國子監○今東宮文學

春秋本末

六月遣使祭故元嗣君

八月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徽州六郡及長興  
吉宜興江陰四縣今年秋糧○蘇松楊台海溢○南番  
亨國及百花國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二國前代皆  
未嘗通中國

按彭亨在東南海島中並山山俯多平原禽獸稀少草  
木繁茂沃土宜穀無雜果其俗上下親狎無冠蓋男女  
推髻好誦佛經亥海為鹽醃椰為酒產片麻諸香花綉  
物百花在海南中依山為國國中有奇花嘉樹民俗饒富  
尚釋教產紅猴龜倚瓊孔雀倒掛烏胡椒時  
國王刺丁刺者望沙亦遣入智亞壇來朝貢

九月上御奉天殿頒曆于諸王百官

十月甲子大祀殿成

十一月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湯仲名討破五開叛蠻捷奏

至京○臨江侯陳德卒追封杞國公○以梅殷思祖為駙

馬都尉尚皇第二女寧國公主

十二月乙巳朔日食○皇太子妃常氏卒○封諸王相為

湘王胡順妃生王明敏好學能文桂為豫王後改封代王

武宣善道家言多勇力善武藝植為衛王韓妃所生後改封遼

王女王于耳州植為衛王韓妃所生後改封遼

王祿王得延邊植為衛王韓妃所生後改封遼

山塞練簡士馬植為衛王韓妃所生後改封遼

也末洪武十二年植為衛王韓妃所生後改封遼



正月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自齋戒百官。至禘祭。越夕。天宇澄霽。升壇。星緯昭煥。祥飈慶雲。光彩燁燁。上心甚悅。禮成。作大祀文。并歌九章。因勅中書省臣曰。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見其儀大繁。乃以義起。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歡洽。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下悅。若有饗蒼于朕心。爾中書下翰林。令儒臣記其事。以彰上帝皇祇之猷格。

論曰。我太祖勸民育物。敬共神明。博考經文。蓋正祀典。二丘始分。而終合。四廟先異。而後同。明堂肇于周經。我則郊焉而禘。仁祖太公。遺于漢祀。我則廟焉而禘。宗人有其卓之。至存佛老之宮。無可考矣。寧欽譚嘗之。義蓋酌古。通幽明。殷乎不可以有加矣。當其時。李善長宋濂詹同等。陶安崔亮。牛諫。陸欽。朱升。蔡原。趙謙。君子

皆能所照夷形。取東華海。餘之品式。以授祠官。鮮頂之  
齋之。大憲復古聖工之舊。而鑄誣妖。謾奇。與。此。諸。不  
在。正。其。者。莫。不。峻。制。而。興。防。之。亦。可。謂。仰。贊。聖。政。一  
洗。汗。俗。矣。豈。非。渭。夏。之。禍。烈。于。九。黎。裝。常。之。功。數。于。二  
正。時。與。勢。實。然。乎。必。欲。容。三。禮。丁。四。岳。候。  
而生。于。百。年。亦。爲。迂。遠。而。濶。于。事。情。矣。

西平侯沐英等討平西番等處亂寇築城東籠山南置洗  
州衛設官領兵守之

二月曹國公文忠督理隴西西寧軍務

三月樂鳳韶爲國子祭酒尋致仕○助教吳伯宗進講東  
宮首陳正心誠意之學皇太子嘉納尋改典籍○以蘇州  
府知府董俊爲兵部尚書明州府知府余文昇爲工部尚  
書○上聽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國事

學官李思迪馬懿緘默不言

上惡之勅諭國子解

賢者以學爲本推而行之有裨于國家無愧于所學俾功名立于兩間斯誠爲賢也若懷詐自私上無助于君下無益于世朕何賴焉如李思迪馬懿者朕以其學官日召問游期在嘉言善行啓朕未明輔朕不足乃終日緘默旁有講說者因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辭以對未嘗獨出一言豈朕昏昧不足以聞耶抑朕之禮未至耶何訪之以道而不相告也及遣侍東宮欲其發明古帝王之道以匡弼輔贊而緘默如故無異事朕之時其懷詐甚矣昔孔子懷聖賢之道恨不得用世以拯生民故歷聘列國至老不倦今

聖祖大齊  
大從下疑  
見此一詩  
萬世成推  
有太子之

源載字盛  
一得以佛

附明生  
之卷頁以

佛許誠得  
何解

大觀初

思迪等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同游殿庭之上。人君躬就  
問之。而緘默如此。學孔孟者果如是乎。孔子入周廟。見金  
人三緘其口。曰。此古慎言人也。蓋謂非法之言耳。若理道  
之辭。果宜禁乎。且思迪等事朕如此。其肯盡心訓國子生  
乎。朕諭爾等。自今爲師爲弟子者。一以孔孟爲法。以副朕  
責望之意。慎毋如李思迪馬懿之爲也。○編春秋本末成  
先是。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究  
其終始。則艱于考索。乃命東宮文學傳藻等。纂錄分列國  
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先王之世。以尊正統。次魯公室  
年。以仍舊章。列國則先晉齊。而後楚燕。所以內中國而外

美狄也事之始終秩然有序

五月靖海侯吳禎卒追封海國公

上親臨奠葬禮像祀

于功臣廟命都督僉事張赫代吳禎督遼東海運

閏五月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曰奏至知高麗罷州鄭白

等率男婦來降特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

俗尚詐况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

耶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壤慎勿妄生

小隙使彼得以藉口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

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滅則師出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

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

德人末端

然不侈強

其為盛事

者 聖祖

有見而稱

却之辭說

保定之卷

增然亦說

北平久不雨詔免其田租

六月沐英等班師至京。上以諸將征西有功，封藍玉爲永昌侯，王弼定遠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葉昇靖寧侯，謝成永平侯，張溫會寧侯，曹興懷遠侯，周武雄武侯，金朝興宣德侯。上又以都督仇成積有功劳，封安慶侯，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命都督指揮征大寧。

秋七月，曹國公文忠領大都督府事。○平羌將軍下至管討蜀寇彭晉貴等平之。

八月安置日本使僧于陝西

按日本即古倭奴國海中諸夷倭奴最大西南至滿洲北大山山脈北世以玉爲姓羣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

具次大有  
日七治  
系六其邪

三是有附庸國百餘拘邪韓最大其剛小者百里大  
不過五百里戶小者及千多止一二萬皆接種也漢滅  
朝鮮通稱王者三十餘國後王最雄長者邪馬臺即邪  
率維歷漢魏晉宋隋皆朝貢稍習華俗唐咸亨初惡倭  
名更爲日本其俗男上魁頭斷髮黥面文身婦人被髮  
屈紇皆跣足間用屨其喜盜輕生好殺天性然也物產  
金銀琥珀水晶琉璃水銀銅鐵白珠青玉蘇木胡椒  
緞花布螺蚶漆器扇犀象刀劍鎧甲馬交市華人長得  
童男女錦綺絲綿磁針國朝洪武二年寇山東並海  
郡縣及淮安二年又寇山東轉掠浙福旁海郡是年遣  
萊蕪府同知趙秩賜璽書諭其王良懷王禮秩具行遣  
使詣秩來長檄臣入貢使未至又掠溫州上又遣僧  
祖闡無逸開諭之王遣使回二僧入貢是年寇海鹽  
掠溫州初令浙福造海舟防倭又寇福建海上諸郡六  
年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倭倭寇登萊七年寇膠州  
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貢馬茶布刀  
扇等却之令中書遣文貢工九年遣僧歸用等來表  
及方物謝罪賜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上覽表口良懷  
不誠詔責之十二年來貢無表文命安置之

宋國公馮勝督建周王宮殿于開封府遣使齎敕諭之曰  
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耳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  
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  
地凍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誠恐小民之怨咨也勅至  
即放歸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也 上御華蓋殿與侍臣  
論治身之道曰人之害莫大於欲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  
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爲君而廢禮縱欲則事流  
于民爲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于家故循理可以寡過禮  
欲必至滅身

十月定致仕官居鄉禮



與本族序尊卑如家人禮其於外禮及妻妾亦屬事  
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于無官者之下如與異姓  
仕官會則序尊卑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  
不須答禮庶民以官禮謂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

以儒士吳沅爲翰林院待制 上與之論持身保業之道

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于  
微終貽大患不防于小終虧大德常人且然况人君乎沉  
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上御奉天門視朝畢  
顧謂吳沅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真切要事也沅  
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  
治日常少 上曰使其真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進真  
知諫者在于忠已何有不納沅對曰陛下此言誠國家興

治之要。

十二月開甜水渠。

西安城中水鹵不可飲李文忠奏請鑿渠引龍首渠水入城以潔民舍始得其飲。

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先是上謂禮部曰。爲國得賢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熙庶績。然博學老成之士。匪德藏光。甘于窮餓。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于朝。朕將顯用之。至是皆至京師。時江西布政使沈立本遣人招故元吏部侍郎伯顏子中。子中飲鴆死。

子中。西域人。通春秋。五領鄉薦。累官至江西行省都事。陳友諒陷應州。子中募壯士復城不克。圍道以殞。

史記同實  
漢書卷之  
而此隨之

省子中出許計收復建昌遂浮海獻捷元都授福建行  
省郎中累遷至吏部侍郎出使廣東比至而廣已降  
子中墜馬求死不得折一足於是雙姓名浪跡江湖時  
居建寧北山先是其妻子已為江西參政楊憲送京既  
有平之者子中答曰吾身且不有矣暇顧妻子哉嘗不  
復仕嘗懷鳩自隨曰有強我者當以死答之郡縣聞而  
義之不之強至是立本專使招之子中慨然曰吾今死  
亦晚矣乃具牲酒祭其祖父朋友作歌七章飲薦而死

徽寧國府訓導陳迪為翰林編修○番禺知縣奏言廣東  
鎮守永嘉侯朱亮祖不法數十事皆實上徵還以其功  
臣不下吏但罷職令居京師未幾病卒仍以侯禮賜葬○  
貶右丞相汪廣洋于海南道卒

廣洋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為不法廣洋知而不  
言上察其然勃以洗心補過廣洋內不自安久之占  
城貢物使者既至廣洋不為引見上下書切責之廣  
洋懼甚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誠意伯劉基為胡惟庸

忠公君子  
果其然乎

毒死廣洋宜知狀  
上聞廣洋廣洋對無是事  
上頗  
聞其寃因責廣洋欺給居海南州次太平復遣使勅之  
廣洋得賜書懼  
甚遂自縊死

訪求卜筮人

庚申 洪武十三年

正月丞相胡惟庸等謀逆內史雲奇發其事皆伏誅

胡惟庸等逆謀已定詭言所居井湧醴泉遂上往觀

惟庸居第近西華門守門內史雲奇知其謀乘輿將西

出奇走辭躡進執馬節言狀氣方執舌與不能達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搃傳亂下奇垂髮右臂將拆簪向搃

賊臣第奔為痲瘡上方悟登城瞭察則見被第內兵

甲伏屏帷間數匝上亟反遣兵圍其第罪人一

縛并其黨御史大夫陳寧中丞余節等皆伏誅上召

雲奇死矣深悼之追封右少監賜葬盤山命有司奉

天賜何以  
保安 聖  
駕不然幾  
落其教中  
矣劉誠意  
之先見徐  
楚歸之志  
實蓋少監

致祭仍給函

掃戶六人

卷

之長編可  
爲三不朽

量寧心邪  
之人大權  
不可一日  
落其手

惟庸自爲意謀後總中書政事專生殺黜陟以爲  
屬內外諸司封事有病已者輒匿不聞四方奔競者  
其間滿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于上惟庸居之遠有  
關者福壽惟庸陰誘爲已用冀以圖達乃爲福壽所  
昔劉基亦言庸不可用知而恨之會基病以壽藥中之  
事在八年正月惟庸兄女妻善長從子福相結擅  
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見庸專政往來益密庸令  
管軍馬又與陳寧在省中聞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  
取衛士劉遇寶及亡命魏文進等爲心膂太僕寺丞李  
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婿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密  
令存義以邪謀說善長事皆未發會惟庸于有馬馳驟  
于市奔入轆轤中傷死惟庸殺輓轆者上怒命償其  
死惟庸請以金帛拾其家上不許徐節乃上變告時  
尚書論降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告上命羣臣更  
訊惟庸辭窮不能隱遂論死又以徐節本爲惟庸謀  
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乃誅節併陳寧徐黨皆伏誅

胡惟庸辭連李善長陸仲亨羣臣請罪之上曰朕初起  
兵時善長來謁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贊計畫功成

太西阿員  
于松公

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仲享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爲  
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伏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  
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  
其勿問惟宋濂孫宋慎坐黨逆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  
上怒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  
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愆况濂致仕在  
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上意解濂遂得發茂州安置行

至夔州以疾卒年七十二

按濂學于聞人夢吉繼學于吳萊博極羣書名滿天下  
文傳四夷而于佛老之言尤深研究所著有潛溪集老  
圃集龍門子無相  
感語等書傳于世

軍中書省罷丞相等官。不設陞六部爲正二品衙門。分理天下庶政。改大都督府。分設左右前後中五軍都督府。皇明祖訓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類。彼此頡頏。不致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重。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或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卽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二月命戶部減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四府重稅糧額舊一

蘇州賦役  
雖減而較  
之他郡尤  
為煩重民  
多弃田逃  
未以避徭  
稅况生齒  
日繁地方  
苦于不給  
米珠桂幣  
即望炭燭  
如飢饉倘  
有天竟嘗  
不知其所  
歸矣

私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

吳自昔稱殷富，元末張士誠據以為資，與王師相抗者十餘年，上據其城久不下，惡民之附寇，且受明于富室，而更為死守，因令取諸家族租佃薄曆，付有司，俾如其數為定稅，故蘇賦特重，而於嘉湖次之，蓋以懲一時也。至是乃命減其額。

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罷。○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遣應天府官祀歷代忠臣。漢將蔣子文，晉卞壺，南唐劉仁贍，宋曹彬，元福壽，凡五廟。○故元國公火脫赤，知院愛足，屯衆和林，為邊患。上命沐英總陝西兵討之，由亦集乃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



皇朝通志卷之七  
卷七  
境去其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爲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英率驍騎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而圍之，火脫赤等就縛，獲其全部以歸。○以嘉興府知府薛祥爲工部尚書。○論太子諸王持守之道。

三月兩浙鹽運使呂本言，煮海爲鹽始於管仲，晏嬰繼之。西漢專利禁私鬻，東漢弛禁聽入稅，唐劉晏設轉運法而利益興。宋仁宗朝給亭戶官，而法愈密。元承宋制歲給工本置轉運司，各場置令丞管勾，掌鹽出納，所給工本有多寡，煎鹽有難易。國初委官稽考，仍依舊額輸官，以四百斤爲一引，官給工本米一石，以米價低昂爲準，兼支錢鈔以

清聖法之  
本計

資竈民然其間有丁產多而額鹽少者有丁產少而額鹽  
多者未經覈實今與各道分司即鹽場所屬地方驗其丁  
產多寡地利有無官田草場除額免科薪鹵得宜約量增  
額分爲等則逐一詳定均平實爲民便從之○是月燕王  
之國北平以葛誠爲燕府長史

四月賜翰林院編修張美和應奉陳溥致仕各御製詩文  
賜之○命羣臣各舉所知以備任用

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詔曰朕以匪德託于萬姓之  
上奉天勤民于茲十有三年矣不期宰輔失職肆奸擅權  
使賢愚陷于不義朕思創業之艱難念守城之不易首誅

快聖人不  
自肆其過

法天亦不  
吝其政之  
廣

奸惡鋤根剪蔓。爰及餘黨。然刑戮之際。不無過焉。甚非上  
帝好生之德。乃于是月初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甚懼  
焉。於是赦天下罪者。除十惡不赦外。其餘已未發覺。結正  
罪無大小。咸赦除之。○免天下田租。○御史大夫安然罷  
韓國公李善長總臺事。○罷御史臺。

六月。詔受朝于正殿。○上謂侍臣曰。曩者奸臣聚斂。稅及  
天下纖悉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  
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戶部榜示天下。使其周知。○以蘇  
恭讓爲漢陽知府。

恭讓爲治簡而明。嚴而不苛。漢陽密邇省城。凡筭役科  
徵。皆于他郡。恭讓懇請上官。節省民力。以安先是有趙

臣戒錄

廷蘭者，知漢陽縣，愛民如恭讓，朝廷嘗遣使下縣，與民  
氏散卒，他縣幸多以民丁應教，規免已責，廷蘭獨為民  
辯，明民得，不撥漢陽之民言郡守則  
稱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廷蘭云

時胡惟庸事敗，上乃命翰林儒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

戚權倖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

書之，賜名臣戒錄，頒布羣臣，仰知所警。○震奉天殿，詔

停齊潭二王府工，時江陰侯吳良董建齊王府宮殿于青

州，豫章侯胡美董建潭王府宮殿于長沙，諭之曰：「昨者

上天垂戒，朕思治理恤民為先，其王府一切役作宜皆停

罷。

按三代而隆，人君遇災而懼，克  
謹天戒，未有如我太祖者。

其事天之  
貴

置諫院官唐鐸爲諫議大夫

七月罷秘書監凡內府書悉翰林院典籍掌之○上以古  
人父母既没生日當倍悲痛即位以來常不受賀至是善  
長等屢請許之其在外諸司五品以上者自明年始聽其  
表賀復京官家○驍騎指揮郭德成入禁內上以黃金  
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鞵中佯  
醉脫鞵露金闌人以聞上曰我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  
闕嚴密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  
知上不以此相試耶衆乃服

何等光明  
何等謹慎  
品行至此  
古人所罕

九月置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秩正三

此乃思承  
所職為難

品告于 太廟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以徵  
至諸儒王本李祐夔敦為春官杜政趙民望災淵為夏官  
惟秋冬官未得其人以本等攝之每賜坐講論治道且令  
圖其像各賜衣三襲又有待漏院記之賜既而王本犯極  
刑召前御史安然代之然以憂卒餘皆坐罪黜此職遂廢  
○詔戒守令曰朕君主華夷十有三年立綱陳紀所以安  
民曩因奸臣弄權恣行不法內外官貪賊壺政以干刑憲  
邇來有司皆出編氓深知稼穡艱難民生疾苦是用授以  
職任相與圖治當竭誠報效無蹈前非其有舊任未代者  
若乃肆意妄行則國有常憲

十二月以儒士宋訥爲國子學助教

十二月遣使詔諭日本國王不得縱民侵擾。○詔拜  
環薛顯等赴北平督兵屯田兼往遼東訓練士卒。○是年  
瓜哇國王八達那巴那務遣阿烈募列時奉金葉表朝貢  
道還

按瓜哇即古閩婆國又名蒲家管元稱瓜哇其國分東  
西二王所屬有蘇吉丹打板打網底忽諸國國王宮磚  
墻牆高餘三丈方三十餘里屋高四丈地覆板紫蘇花  
藤脚跌而坐民居茅茨磚庫坐卧于內王蓬頭頂金葉  
冠臂繫綵絲腕腰束錦綺佩短刀跪足跨象或乘牛民  
男蓬頭女椎結上衣下悅男必腰刀刀極精巧刑無鞭  
朴罪不問輕重藤繫刀殺之市用中國古錢衡量倍于  
中國人有名無姓尚氣好鬪顏色黝黑徐頭赤脚坐卧  
魚行湯飲食無匙筯咬蛇蟻虫蝎與犬同寢食不爲換  
也婦男造女家後五日迎婦金鼓刀扇前後其婦婦保

被髮跣足，榮嵌絲蛻，燕被金珠，絲飾寶璣，夾有水莽，木  
斧二莛，惟死者所欲，產金珠銀犀角象牙，玳瑁青瑯，楠  
椰，板香蘇木，檳榔木，吉貝，倒掛烏絲鳩，綠鳩，紅絲白鷄  
鷄，白鹿，白猿，猴，洪武三年，奉表入貢，方物及黑奴三百  
人，納元所授宣敕，已而我使至，三佛齊國，瓜哇，要面覲  
之，至是來貢，遣其使還，詔諭責王，遂絕其使，至永樂間  
復通。

中國

辛酉 洪武十四年

正月，詔求賢。○命魏國公徐達率諸公侯湯和、傅友德、耿  
炳文、沐英等將兵出塞討乃顏不花，至北黃河虜騎驍  
友德等選輕騎夜襲灰山，克之，擒其平章別里哥，相繼  
使文通獲其部落人畜甚衆，沐英領兵出古北口，解雲  
面克嵩州、高州，詔寧諸部，通驢駒河，獲知院李宣并其部



泉而還。○上諭。○曰。樹。○非。其。也。財。不。私。授。其。也。  
則不任。任官之務。當取方正之士。邪佞者去之。○  
正爲難辨。上曰。正人所爲。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受  
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論禮部臣曰。人君  
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惡  
而罰。是謂私惡。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  
乃爲至當。朕于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  
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于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  
耳。○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上曰。天地生  
財以養民。故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夫節浮費。薄稅歛。猶

以說為樂  
仁主之言

編黃冊

至公至均  
之法

恐損人况可重為徵歛乎。近臣復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  
有不儲財而能為國家者。上曰人君儲財與庶人不同。  
庶人為一家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為天下主。當散財于  
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桑弘羊  
孔瑾之徒。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  
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此言何謂也。○編賦役黃冊。

其則以一百一十戶為里。推丁最多者十人為里長。  
百戶分為十甲。歲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內曰坊。  
坊近城曰扇。都曰里。十年一選。每里編為一冊。總為一冊。  
餘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于一百一十戶之外。而列于黃冊。  
後名曰時零。或成一本。進戶部。各存一本。十年攬造一次。送為定冊。

壬月以鄭湜為福建布政司參議

湜金華浦江人鄭綺八世孫世以孝義聞時胡璠肅  
或四方有仇怨告訂者率指為胡黨坐重囚及是存許  
鄭氏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弟欲行  
湜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辟獨請吏請行仲兄廉先  
有事京師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  
兄老吾往辨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上  
聞之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  
人為非耶即宥之詔賜酒食推為參議賜冠帶襲身

三月大赦○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郡秋糧

莊論大誥謂五府京師羽翼之屬率基先勞之民天下  
既平數免征稅至是又捐免焉直至洪武十八年免  
征夏稅秋糧嗚呼聖祖所以優卹五郡  
之民者恩至渥矣民之愛戴當何如耶

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上謂廷臣曰夫道之不明繇

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

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爲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鮮有美質而無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知學，則道興。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未必不本於此也。○始定翰林院官制。○置東宮左右春坊、司直、郎各一員，秩正六品。

四月命國子生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五月河南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上末之。許德興請益力，且彰其夙鏖狀。

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爲國者，盡智勇。

筋力之所能及。禦災捍禍。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驅蹙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嘗嘆羨。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乃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與奮然請行。朕憫與年老。不忍使卿。卿乃固請。爰命爲大將軍。往靖南服。嗚呼。忠勤不息。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尤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七月。師至五溪。蠻見兵威甚盛。悉散走。不敢復出。

六月。海鹽捍海塘成。○安南王陳煒遣使奉表。貢方物。時思明府來言。安南攻其永平等寨。安南亦言思明府攻其脫峒諸處。上以其詐。命還其貢。以書詰責陳煒。復勅廣

西布政司自今安南入貢並勿納

按安南唐虞時南交也秦爲象郡漢爲南越所據武帝  
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宋梁時始土秦曲承美  
者據之已而并于劉隱未幾管内大亂衆推蒙酋丁部  
爲州師部子連繼立宋既平嶺表連遂内附黎桓葉丁  
氏李公蘊又篡黎氏陳日煚又篡李氏宋以遠夷故置  
不問相繼皆封爲交趾郡王元朝兼有華夷至憲宗遣  
將滅其國而日煚竄居海島弱不能支始歸附元封其  
子兆昂爲安南國王兆昂死于日煚自立元發兵破之  
日煚卒子日煚遣使朝貢元木天下大亂安南不至明  
興二年復來朝貢仍封爲安南國王賜駝紐塗金銀印  
日煚卒弟日煚立日煚卒子日煚嗣五年陳叔明遣人  
朝貢却之明年又遣人納貢謝罪請封當是時煚嗣王  
叔明者煚兄也專國政至是煚遣使來貢上惡其  
悍詔責之其國東起欽州西歷江左北至臨安元紅  
龍州其孔道悉詳其要害也由臨安經蒙自河蓮花  
至其東部可四五日其俗夷獠雜居不知禮義獠悍  
鬪不解耕種推髻剪髮好浴善水平居不冠惟交愛  
偶儻好謀驩衍人淳淳好樂其山川佛跡勾瀾濛濛

江爲大產金珠珊瑚琥珀諸香蘇合油胡椒蘇合犀角  
象牙白鹿程程佛佛白雉翡翠珊瑚子鹽麝香

烏木蘇木境內有越王

城天使館浪泊柱銅鼓

七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上却其貢仍  
命以書責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王居滄溟  
之中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已分但知環海爲險限山爲固  
肆侮鄰邦縱民爲盜上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  
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其微并觀蠡測自以爲大無  
乃構隙之源乎王之國始號曰倭後惡其名遂改日本自  
漢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當時帝王  
或授以職或爵以王由歸慕意誠故復禮厚也若叛服不

常構隙中國則必受禍。王其審之。

八月時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蠻皆作亂。茶毒郡縣。上議征之。乃祭太歲諸神于龍江曰。上帝好生。凡有國者必欽承而致之。則民安物阜。邇年以來。西南諸夷。歲爲邊民患。斯患也。稱自堯舜。以至于今。化弗循教。征弗

其書風

畏威。蓋恃崇山之固險。倚林木之深叢。跳梁出沒。虐良民而傷生。今命江夏侯周德興。充征南將軍。安慶侯仇成。充副將軍。征取容美等洞。以及散毛。其遣將發兵。必欲摧堅撫順。以清西南。時德興方搜捕五溪。聞是命。即借仇成等移兵進討。諸洞皆平之。德興還京。上勅賜慰勞。賜田。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庚○時天下大定邊境嚴密四夷百蠻莫不稱臣奉職

惟雲南恃險遠殺我信使納我逋逃九月朔命潁川侯傅

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爲征南副將

軍率師三十萬往討之列侯吳復金朝興仇成張龍王弼

都督張銓等皆從征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方行師之

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窺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于衆得

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

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雲南

之喉嚨彼必併力於此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

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應永寧之

聖祖神武  
天之誥將  
四合咸服  
無不奉命  
將百萬軍  
遠涉其域  
十夫

辨刑

此論是矣

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也。師行，上出餞于龍江，旌旗蔽江而上。師至湖廣，友德分遣都督胡海、郭英、陳桓等率兵五萬由四川永寧趨烏撒，友德等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十月，命法司論囚擬律奏聞，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奏論決。○給事中鄭伯同言國初之制，凡啓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之意。今一體稱臣，於禮未安。翰林院編修吳沉等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嚴。

志禮何補。有真請稱臣。如漢德之

十一月。出召夷兵二部。諭之曰。三代學者無所不備。文武兼備。後世允流判。士習分。服達掖者不關武畧。被服  
胄者不通經術。三代而下。若諸葛孔明。羊祜。杜預。李靖。董  
文武兼資。難彜以一律。夫木直者可以中繩。曲者可以束  
矩。人有學問。則亦何事不可爲也。今武臣子弟。朕嘗命之  
講學。其間豈無聰明賢達。有志于學者。若彜視爲武人。不  
用。則失之矣。卿等其審擇用之。○友德進攻普定。擒土酋  
安瓚。羅鬼。苗蠻。斃徒。聞風迎降。○時閩廣多盜。命南雄侯  
趙庸率師討之。○衢處溫三麻山寇吳達。三葉丁香等。連

結作亂命延安侯唐勝宗率兵討擒之并誅平福安繼亂  
寇八千人○江陰侯吳良卒上震悼輟朝親爲文祭之  
追封江國公肖像祀于功臣廟

十二月傅友德等兵至普安攻下之遂進取曲靖故元梁

王把匝刺瓦爾密遣其僞司徒平章遠里麻將精兵十餘

萬屯曲靖以拒我師沐英云彼謂我師疲于深入未有虞

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於是倍道進師將至白石江忽

大路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遠里麻

見之大驚以爲神兵飛至倉皇失措我師作欲濟勢達里

麻擁兵陣南岸友德用沐英謀分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

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爲疑兵山谷間達里麻益驍急趨  
後軍以禦之友德等趨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既濟  
整列進戰矢石砲銃齊發呼聲震天地戰數合復縱騎騎  
擣其中堅敵衆大敗生擒達里麻死者不可勝計俘衆二  
萬友德悉縱兵各歸本業夷人益喜慰軍聲大振友德自  
率衆數萬擊烏撒分遣沐英等率師趨雲南梁王聞達里  
麻敗棄城走滇海島中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  
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拜迎王師英入城秋毫無犯收梁  
王金印并宮府符信圖籍撫安其民寔是月二十四日也  
自出師至是僅百○神○速○日雲南平友德亦自曲靖率兵循格孤

山而北以應永寧之兵遂搗烏撒諸蠻元右丞寔卜闢胡  
海等兵進自永寧乃聚兵赤河水以拒之既而海等造木  
筏夜半濟河進師而友德亦至勢合威振寔卜遁去友德  
令諸將士築城版鋪方具蠻寇復合兵來戰友德屯兵山  
岡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卒無不奮勇思  
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  
遁而復合○道○透○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  
固未易克也有芒部土酋率衆來援寔卜合勢迎戰我衆  
鼓噪趨之戰十餘合其酋長多中槊墜馬死蠻衆遂潰斬  
首三千餘級寔卜率餘衆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還

節吏克河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茫部諸蠻震懼，皆置兵。

附○是年封皇子權爲寧王，國于六安。

壬戌 洪武十五年

九奏成

正月命儒臣重制九奏。侑食樂章一奏，炎精開運二奏，

風三奏，天眷皇明四奏，天道傳五奏，振皇綱六奏，金陵七

奏長楊八奏，芳醴九奏，駕六龍。

○編類華夷譯語成。

前元素無文字，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命侍講大厚澤等編類華夷譯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凡屬器甲、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攷，細切其字，以音既成，命刊行之，自是使臣往來譯語皆習通其語。

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汝南侯梅思祖等雲南

布政司事，張統爲左參政。○沐英等率兵掠徵江、臨安、沅

西平海  
太祖兵法

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皆下二月進兵攻大理城倚點蒼  
山西臨河河爲固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頭龍足上下三關  
險要土酋段世聞王師且至聚衆五萬扼下關英自將攻  
之半不可破乃令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英兵綴下  
關爲犄角勢別遣胡海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蒼  
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幟遂明我軍踴躍歡呼賊衆  
驚亂斬關而入海率山上軍下攻之賊腹背受敵遂斬板  
其城擒段世遂分兵取鶴慶平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由  
是車里及摩步和泥等部相率歸附又畧建昌元平章丹  
帛帖木兒降雲南悉平○論雲南諸夷詔曰曩者元章丹



綱餘餘縱橫朕提師廣興之並舉。昔有三年儲後身。

○注○夫

征五年而天下定。萬姓寧。建號紀元。又十五年矣。

類罔敢不服。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諸夷抗命。

庭而雲南梁王尤肆陸梁誘我逋逃。殺我疆場。用是命陸

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統三十萬

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今得捷報雲南部落俱已降附。故

特遣使齎詔諭爾西南諸夷。自今有不遵教化者即加兵

討之。爾等其洗心滌慮效順中國。朕當一視同仁。豈有間

乎。○改國子學爲國子監。○左春坊正字魏德壽舉文學

汪叔瑜等詔有司各以楮幣聘之。○前太子正字晉府長

史桂彥良入朝獻萬世太平治要策十二事。上嘉納之。

○詔免直隸浙江及江西河南山東等處今年稅糧。

臣建恭親。聖初未即位之先已有免民租稅之令矣。自即位至此丁五年而捐稅之詔凡十降下。自漢文帝而隆未有受民如此。

趙庸討福建南靖盜及廣東桂鄉海陽龍川河源歸善及東莞諸寇盜皆平之。

閏二月遣使詣雲南賜各土官冠帶給以誥勅使任本州

知州等官。○征南將軍傅友德等遣人奏事。初上諭

德等以雲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廣河南四都司兵守

控制要害。考元時所常留兵數并計歲支稅糧徭役之法。

程朱龍溪  
大第外候  
如身臨其  
境令人無  
非可快

專凡事之便宜以開至是左德奏自元世祖至泰百有餘  
年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當以今本要案  
量宜設衛以守其稅則元司徒平遠里麻等嘗言元末土  
田多爲僧道及豪宦隱占今準元舊則於歲用有所不  
已督布政覆實雲南臨安楚雄曲靖普安普定烏撒等衛  
及霑益盤江等千戶所見儲糧數一十八萬二千有奇以  
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府州縣所徵并故官寺院入  
官田及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之入以給之上  
可其奏

三月南雄侯趙庸籍蛋戶爲水軍○置錦衣衛及鎮撫司

先是置儀參司。至是改爲衛。所隸有大漢將軍力士、拔尉人等。專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推鞠。

按本衛鎮撫司。後以非法凌虐。將本衛刑具燒毀。本衛官皆得罪。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年。後復申明。刑之禁。凡罪囚。但送法司。臣謂。既置刑部三法司。又設鎮撫司。推鞠多此一司矣。只宜依洪武晚年定制。爲是且武夫。爲惡其於治獄。尤非所宜。

四月。烏撒及東川芒部諸蠻復叛。上勅諭傅友德曰。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大軍。蒞陸諸郡。蠻寇義其首長。使之畏威。方可屯兵守禦。○七月。詔至。友德乃移檄沐英會兵。進討之。大敗烏撒諸蠻。之康新。

首三萬餘級。餘黨懼。相率來降。蠻地悉平。乃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地。近四川。奏隸四川布政司。○廉州府。建檢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于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于朝。上謂戶部曰。珍奇之產。中

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爲

害甚大。况控制邊境。貴于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雖

悔無及。此人但知趨利。不知釀害。豈可聽也。○詔天下通

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以儒士吳願爲國子監祭

酒。○詔存司旌表。遼東高希風家爲五節婦之門。裴鉄家

爲貞節之門。

五月皇長孫雄英卒。○國學既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朕以爲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不惑于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劉仲質乃與儒臣定議其儀，從之。○上幸國子監，請先師孔子，行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願等以次講畢。上諭願等爲人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爲教，使諸生知所趨向。復命取尚書大禹謨、洪範，親爲講說。反復開論，羣臣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還。○廣平府

鑿加嚴處  
而言者不  
止利之所  
在即身有  
所不顧耶

史記之心  
與革相為

更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嘗於此置鐵冶都提  
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  
請如舊置鑪冶鐵上以今各鑪冶數尚多軍需不乏而  
民之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是又欲墾萬五千家  
于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士卒饋運渡海有溺死者  
上聞之命羣臣議屯田之法論之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爲  
富庶至朕即位之二年元臣來歸有勸復立遼陽行省者  
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兵戍  
之其糧餉歲輸海上每聞一夫航海家人懷訣別之意然  
事非獲已憂在朕心必至期復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近

若如此

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利。

六月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征南將軍傅友德調從征千戶吳中領兵千人守之。復造舟以渡往來之人。

七月開濟爲試。刑部尚書

濟洛陽人。元季嘗爲茶。平帖木兒掌書。入國朝爲河南府訓導。惟國子助教。以病免。十四年。同補官。安然薦其有治才。以母憂未終。至是始徵入覲。故起擢之。

上一日錄囚畢。令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復

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

之慈。上大喜。悉從之。○管陽侯楊璟卒。追封芮國公。○



宣德侯金朝興南征卒。追封沂國公。○新泰侯康鐸南征卒于軍。○旌表真定孝婦劉氏。

按劉氏韓太初妻。太初故元時爲知印。洪武七年。例遷和州。學家以行。劉氏事姑。寡氏甚謹。姑在道。遇疾。劉氏刺臂血和湯以進。姑疾愈。比至和州。太初卒。劉氏種蔬以養姑。又值姑患風疾。不能起。劉氏號呼神明。割股和粥以進。姑復甦。越月而卒。劉氏願之舍側園中。欲還合葬于舅墓。凡五年。不能歸。事聞。上遣中使賜劉氏衣。

致官爲送其姑喪歸葬。旌其門。復其徭役。

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

八月命安陸侯吳復充總兵官。平涼侯費聚爲副統領官。軍普定等處勦捕。凡攻破蠻寨數十。諸夷懾服。未幾置貴州都指揮使司。以聚署都司事。○始令各衙門用半印勘

又他見於禮之大

合行移，先是各布政司，因舊弊，用空印紙於各部，查得錢糧軍需，有差錯，改正，却將空印紙填寫咨呈，補卷事發。

上大怒曰：如此弊，瞞我，遂大行考較，議用半印勘合，出納關防。

按勘合之制，令在京五府六部都察院衙門，各置簿籍，二扇，合空紙之半，照各地方編寫字號，用印完畢，外號底簿發，諸處都布按司，直隸府，引備所收掌，內覽底簿，并勘合紙，本衙門收貯，凡行移在外事務，發勘合科填寫號紙下，各地方比照，硃墨字號相同，將關去事，件未行完報，如號紙盡絕，照字號編接，如前，各該司府州衛，候年終，將發去勘合底簿，折括，具本奏繳，仍具清冊一本，送原發衙門，以憑稽查比較，遂為定制。

是月丙戌，皇后馬氏崩。

后性恭儉，既貴，服澣濯之衣，食糲雜蔬，不恣易，嘗製夫宗，餘帛，緝為巾，襪，織工治絲，有荒類遺存者，亦揮舞而

太后聖著  
編項不意  
而爾以帝  
巨相保為  
難不啻殺  
人臣勸此  
其禍最尤  
有大過人  
者

縱之以賜諸王。如公主謂曰：生長富貴，當知憂。素之不  
易，當為天地惜物也。后初未存，當育。上兄子夫  
正，子李、文、忠、及沐英等數人愛如已出。及太子諸王  
生，思無替焉。按妃靖以下有恩，被寵，有子者，待之加  
厚。太子諸王雖愛之，其驚勉令務學，詳切懇至。諸王有  
以衣服器皿相尚者，必切責之。上以威武治天下，  
后嘗濟之以寬仁。上崩，殿決事，或震怒回宮，必詢人  
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上位已有衆子，正好積  
德，不可暴怒，致殺死首寃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  
祚亦長久。上從之。決事多從寬。文正鎮江西，荒淫無  
度。上誅其左右，取文正回京，欲罪之。后諫曰：文正  
雖驕縱，自渡江以來，克大平，破陳也。先取建康，多有戰  
功。及堅守江西，陳氏強兵不能克，皆其智勇也。况骨肉  
親任，縱有罪，亦當宥之。上曰：后言是也。後文正復出  
忠言。上欲廢之。后又極諫而止。吳興民沈萬三家  
富敵國。上嘗因事欲殺之。后諫曰：彼固富，可敵國。  
然未嘗為不法事，奈何疑而殺之。殺之甚切，遂得不死。  
止流之於雲南而已。上幸太學還，后聞大學諸生  
有携挈妻孥者，無所仰給，勸上賜以月糧，給其家，遂  
為永制。至是，后病劇，不肯服藥。上強之，終不肯。曰

先生有命，雖痛鵲何益，後吾服藥而不效，陛下寧不  
必愛妾之故而殺此諸醫乎？妾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  
也。上曰：第服之，終萬一無効，吾當為汝貸之耳。后  
終不服藥，而崩，年五十一。上憫悼，終身不復立后。

九月，葬馬皇后于鍾山孝陵，謚曰孝慈皇后。

臣按自三代而下，創業興王之君，未有如我高皇后  
之賢聖者，故備著之。永樂元年六月，加謚曰孝慈昭憲  
至仁文德順天  
顯聖高皇后。

雲南諸夷復叛，沐英等平之。先是大軍旣平雲南，即分兵  
四出攻諸蠻部未服者。雲南城守者少，諸夷因相扇為叛  
謀，有土官楊苴者，尤桀黠，給其下曰：總兵官已領大軍回  
矣，雲南城可圖也。糾集蠻衆二十萬來攻，進逼城下。守將  
都督謝熊都指揮馮成督士卒嬰城固守，多置強弓弩於

城上賊至，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賊不能攻，遂為困。城隍  
時沐英駐兵烏撒，聞之，即選驍騎一萬，還援。至曲靖，先遣  
一健卒潛入報城中，為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領三十萬  
軍至矣。」賊衆駭愕，轉相告報，拔營宵遁。走安寧，晉寧，江川  
等處。復據險樹寨，欲謀再舉。英調兵悉勦，殲之，斬首六萬  
餘級，生擒四千餘人。諸部悉定。雲南復平。○詔選高僧分  
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府，住持慶壽禪寺。

道衍，即姚廣孝，姑蘇人。幼出家，好讀書，工詩文。遇異人  
傳術，能預知人休咎，及善術數之學。太祖釋名僧，補  
諸王。文皇帝時，為燕王。廣孝自請于文皇帝曰：「殿下  
若能用臣，臣當奉一白帽于與大王。戴也，既而文皇帝自  
求廣孝于太祖，許之。洪武末，靖難兵起，皆廣孝之謀  
也。永樂初，由僧錄司左善世徑擢太子少師，輔導東宮。

復其姓名竟不蓄髮娶妻卒

封榮國公監恭靖配享太廟

文皇帝宴時天寒

甚文皇帝出一對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

考文皇帝曰國亂民愁玉帛出頭誰是上文皇帝大喜及

靖難師將起令擇日必預其月某日某時方可舉事至

期疾風暴雨文皇帝謂廣孝曰出師大風而此兵家之

忌也廣孝對曰聖殿下是箇龍正要風雨大方助得

勢頭起臣豈不先知今日有

風雨哉急行毋緩其後果驗

鑄監察御史印文曰繩愆糾繆○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

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上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

側席賢士與圖至治然自古知人堯舜所難豈所知者皆

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勅天下徵聘遺逸卿等固皆賢人

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爲朕用於是

軍單縣儒士張寧以黃倫等處復遣使徵之仍賜幣等物  
人一錠

十月北平都司言邊衛之設所以限隔內外宜謹烽火遠  
斥埃控守要害然後可以警服胡虜撫輯邊氓按所轄關  
隘曰一片石曰黃土嶺曰董家口曰箭條嶺諸如此類凡  
二百處宜以各衛校卒戍守其地詔從之○徵耆儒崇德  
鮑恂上海全思誠安吉余詮高郵張長年入見恂等年皆  
七十餘上喜賜坐顧問者久之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  
輔導皇太子及皇太孫恂等因辭上曰朕以卿等年  
高故授此職以輔導太子耳免卿早朝日晏而入不久當

原之  
自校而  
自此者

從其志。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

焉。恂等復固辭。一日勅賜放還。

殿湖詞林記。序道南曰。粵自商山茹芝。冥鴻來落。上下千載。數人而已。思談勃陽。恂遂被寵。履眉皓首。安車蒲輪。雖竹帛所書。圖畫所傳。何以加焉。

置諫院官。以耆儒劉靜。關賢爲左右司諫。兼春坊左右庶

子趙肅。何顯周爲左右正言。兼左右諭德。○置殿閣學士。

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翰林院學士。衆前

由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孫

沘爲東閣大學士。○命禮部頒劉向說苑新序于天下學

校。○朝罷召侍從。備置茶。○命禮部頒劉向說苑新序于天下學

校。○朝罷召侍從。備置茶。○命禮部頒劉向說苑新序于天下學



沉德業文學之美命書工繪其像賜之以示褒寵。○刑部尚書開濟奏曰。欽惟聖明治在復古。凡事務從簡要。今內外諸司議刑奏劄動輒千萬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況。一日萬幾。似此繁瑣。何以能究。此皆胥吏不諳大禮。苟非禁革。習以成弊。上曰。虛詞失實。浮文亂真。朕甚厭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於是命刑科會諸司官吏議成式。榜示中外。

十二月。吳沉薦方孝孺學行。上召入見。喜其舉。勳端雅。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用之。遣還鄉。尋以仇家得罪。詞連孝孺。籍其家。械送闕下。上見其名。特開釋。○孝陵成。封都督。

李新爲崇山侯。○設都察院以詹徽林駟爲監察都御史。  
○命長興侯耿炳文延安侯唐勝宗巡視陝西城池督軍。  
屯田訓練士卒陝西二十二衛兵軍凡一萬六千餘人。  
得驍勇騎士二萬餘人習馬二萬三千五百匹。  
國初驚遠惟以屯田訓練二者爲急此兵食所以足  
夷狄所以畏邊境所以安萬世所當遵守者也

皇明從信錄卷七 終